

日澳频频互动 打的什么算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原计划1月中旬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然而由于新冠疫情迅速反弹,迫使他取消出访计划。但这并没有影响岸田展开线上外交,本月6日便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了视频会晤,并且签署旨在加强军事合作水平的《互惠准入协定》。日澳频频互动,背后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莫里森(资料图)



岸田文雄(资料图)

作为日澳两国的共同盟国,美国近些年的亚太战略不断调整,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抛出的“印太战略”,即便拜登上台后依然继承了前任的地区政策架构。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和澳大利亚近些年来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互动日益频繁,合作不断升级。

前不久的日澳首脑视频会晤中,双方再次强调在“印太”框架下携手合作,日本还将澳大利亚视为“准同盟国”。岸田将日澳《互惠准入协定》称为双方安全合作“迈向新阶段的划时代协定”,莫里森则宣称该协定“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于《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日澳两国早在2014年就启动了相关谈判,协定的签署将简化日本自卫队与澳军进行人员互访、开展联合训练行动时携带武器装备入境和海关手续,不必每次都进行相关内容谈判,进而使双方部队派遣更为顺畅。

这是除了与美国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之外,日本与他国缔结的第二个此类协定。而且,日本还打算以此为蓝

本,再与其他国家缔结类似协定。据报道,日本与英国已在去年10月启动相关谈判,日本与法国之间也有此意。

岸田与莫里森视频会晤次日,日美举行外长和防长“2+2”线上会谈,岸田政府希望借此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同时进一步与美国协调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外交和防务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岸田领导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一种声音,要求2022年修订的是三个安保文件,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企防卫力整備计划》,与美国的安保文件体系相统一。

在美国的安保文件体系中,包括政府层面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制定的《国防战略报告》、美军参联会主席签发的《国家军事战略》和向国会提交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正是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改此前该文件的基调,将所谓大国间战略竞争确立为美国的首要任务。

此番与美澳两国高层级互动,都离不开“印太”。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试图借助日澳这两个盟国,以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将所谓“印太战略”坐实。日

本在这方面尤其活跃,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也活跃起来,继2020年11月澳大利亚首次受邀加入、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一起参加“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之后,去年美国主办了两次“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脑会晤——3月视频会晤和9月在华盛顿的面对面会晤。

今年,日本接过主办权,有意最快在2月举办美日印澳第二次面对面首脑会晤。这也是开年之初日美、日澳就紧密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在“印太战略”中充当马前卒,不断加强和美澳等国的军事合作,其中还暗藏着日本谋求所谓“正常国家化”的心机,尤其在军事层面,日本近些年来正一点点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

去年12月下旬,岸田政府公布了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年度预算,2022至2023财年预算规模达107.6万亿日元(约合9400亿美元),其中防卫预算连续10年增长,达到创纪录的5.4万亿日元(约合472亿美元)。日本将分别斥资6.71亿美元和4.45亿美元,采购8架F-35A和4架F-35B战机,这是日本首次正式

购买F-35B这种舰载机。为此,日本还将斥资5300万美元改造升级“出云”号“准航母”,以便搭载F-35B。

实际上,近年来日本的外交和防务层面不仅仅聚焦于印太地区,它还把目光投向了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与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国之间关系不断提升。当然,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当美国把“印太”的热度炒起来之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自然也会出于战略和现实考量,蹭热点以彰显国际地位。

比如,去年下半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先后与赴亚太巡航的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以及美军航母编队举行双/多边联合演习。去年3月,日德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4月日德首次举行“2+2”会谈,德国成为继英法之后,第三个与日本建立“2+2”会谈机制的欧洲国家。

为了推进“印太战略”,美国试图以美日印澳为基础,打造一个“亚洲版小北约”,服务于所谓大国竞争战略。日本从中附和、小动作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风险在增加,更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据《齐鲁晚报》报道

“星链”升空 “星战”打响 美国星链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全球低轨星座计划

星链是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4年提出的低轨互联网星座计划,目标是建设一个全球覆盖、大容量、低延时的天基通信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该计划经过多轮方案变更调整,目前共规划了3期系统,总规模接近4.2万颗卫星。

其中,一期星座由轨道高度在550千米左右的4408颗卫星组成。这些卫星主要采用Ku、Ka频段,单星通信容量约20Gbps,全系统数据吞吐量可达100Tbps。

二期星座由7518颗工作在340千米高度左右的甚低轨道卫星组成,所用频段在原Ku、Ka频段基础上增加了V频段。二期星座将与一期星座协同工作,进一步增强系统的覆盖与传输能力。

三期星座由3万颗卫星组成,卫星频段在原Ku、Ka和V频段基础上,又增加了E频段,可用带宽增加了3倍,极大地增强了系统容量。

自2019年5月24日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首批60颗星链卫星以来,截至2021年底,共发射35批次累计1942颗卫星。2022年后,该公司将开展3万颗第二代星链卫星发射计划,发射方案将由猎鹰9号火箭改为星舰。

系统特点明显

作为全球最庞大的低轨星座计划,星链计划具备以下特征。

规模庞大。星链计划分3期建成,总规模接近4.2万颗卫星,是目前为止最庞大的卫星发射计划。未来其建成

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其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已实现全世界25个国家超14.5万名用户使用。星链卫星的大量发射及军民用途的快速发展,对全球卫星互联网建设、空间网络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星链计划是什么,其特点与最新进展如何?该计划具备哪些军事用途?



后,也将是最大的近地轨道卫星星座,由此将带来近地轨道频段资源竞争、空间拥挤等问题。

发射成本低。星链计划使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并采用“一箭多星”发射方式。火箭发射后还可回收再利用,已达到“一箭9发9回收”水平,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星链计划的发射成本。相比传统火箭动辄上千万美元的发射费用,星链计划的单次发射成本仅120万美元,未来还会有所降低。

军事用途广。尽管星链计划被定义为商业卫星网络,但其军事用途也不

可忽视。星链卫星的应用范围包括通信传输、卫星成像、遥感探测等。这些应用同样适用于军事领域,并能进一步增强美军作战能力,包括通信水平,全地域、全天时侦察能力,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和天基防御打击能力等。另外,星链计划的卫星网络还可以解决美国本土与海外军事基地的无缝连接问题,以及困扰美国国防部许久的5G网络建设中的既有频谱占用和腾退问题等。目前,美陆、空军已分别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展开合作,探索利用星链卫星开展军事服务的方式。

挑战不容忽视

近年来,星链计划的在轨卫星不断增加,给他国太空活动带来诸多影响。

一是给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带来威胁。星链计划共计将向地球近地轨道发射4.2万卫星,在完成这一发射任务后,地球近地轨道将变得异常拥挤。卫星碰撞风险随之增加数倍,并给其他国家和平利用与探索太空的相关活动带来威胁。

二是引发各国对近地轨道频谱资源的竞争。星链计划的4.2万颗卫星发射完成后,将占据大量近地轨道和空间频谱资源。由于国际电信联盟对轨道和频谱获取采取“先到先得”原则,这意味着其他国家需要避开已申请的频段和轨道,客观上将压缩其他国家太空探索的空间。

三是对世界天文探索和天文观测造成极大影响。星链计划的大部分卫星部署在近地轨道上,这些密布的星链卫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文学家和爱好者观测太空的障碍。早在2019年5月,星链计划的第一批60颗卫星发射时,就曾引发一场全球关于商业伦理的讨论。众多天文学家和天文观测者批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计划单方面改变了天空的模样,且未来可能带来光污染、太空垃圾等问题。联合国卫星登记网站的一项数据显示,目前在轨人造卫星有2000颗左右,未来星链计划的4.2万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在轨卫星数量将增加20倍左右。如此庞大的卫星数量,将极大地影响天文界的探索和研究。
据人民日报报道